

書非書 舞非舞

黃秀專

INTW、筱璋筱婷、雙胞胎、來自台灣、martha Graham 舞導教師、樂醫從舞... 都是這對自紐約回來的年輕舞者，來到漢光與書會分享書非書、舞非舞的心路，闡述生命歷程的更迭是沒有道理可遵循的。轉行，是對於藝術那不可言說得莫名感動。

以「在失敗中崛起」或「從別人失敗中崛起」為開場，談她倆在紐約的甘苦，除了習舞就是異地生活的適應與融入，強調機會要自尋開創，若等待別人給予和安排，隨時會被收回。播放兩人駐村一個月的舞蹈創作，森林中老穀倉內的光影是他們創作的發想，屋頂幾處留空讓光線自然投入，天光隨著太陽的流轉，不停歇的演繹著的光影，獨專注的沉默與宇宙能量共振共舞，跳出屬於自己獨特的舞蹈。融入體驗大自然中神奇能量，要體現自己的獨特與眾不同的唯一性，才能創造出真正讓靈魂跳舞的感動力，感動自己才能感動人。

兩位舞者鼓勵書友們，大家都已在藝術的 freeway 上了，讓自己生命精采，讓自己隨心沒有拘絆、勇往直前。羨慕兩位年輕舞者雙生，不似青鸞，攬鏡獨舞，奮舞終宵，力竭而亡，是無同類之哀。



舞者謝筱璋(左一)、謝筱婷(左二)與書寫者合影

分享會中，徵求七位書友，就每人一個月的心境，以直陳而下的線條表現之。七位書友各自書寫(發)個自心境後，再各自以肢體來呈現自己線條走過路徑(軌跡)。最後兩位舞者以她們的肢體舞蹈，來解讀書者的線條語彙，採取的是一帶動一跟隨的形式為之，精湛的雙人現藝，有如親臨表演場。或許會以為是雙胞胎才有如此默契，其實若找到生命密碼，放空自己隨著奇妙的宇宙能量流轉，你我都辦得到。也似臨帖，若願意放下自我，放空一切，隨著文本線條游走，自然成就。

兩位年輕舞者，探索著生命真諦，在紐約時觀看「從(他人)失敗中崛起」，是關照周遭生命，再轉身觀照自己。認為感知力可透過訓練而得；在駐村中感知大自然中美的線條，能夠純粹的與自然同振共舞，就只是單純的感受線條之美進而融入，在不同時空都總會有不同輸出。生命的流動就是舞蹈；所以舞蹈是時間的藝術，隨時空流轉，不復存在；有異於其他藝術可留存，如書畫、如工藝。時間藝術體現了當下即是的生命真諦，一切的演出就如同生命一般，是至誠至真的呈現，面對每個當下隨在隨逝的永恆。

INTW 體認到身體是舞者工具，如筆墨紙硯同於書者一般；又覺察到自身柔軟(似帖)特質，刻意習八極拳加入剛強元素於舞蹈中。播放影片中可見拳術之勁、力、沉、勢、瞬間爆發及一次到位的靈敏(是碑)。覺察不足，努力納入多方元素，激盪與火花，可破解困難遭遇。在創作過程中先有音樂先有舞蹈並無定數，可互相激發互為發端。書法與舞蹈其實都是線條的游走，抽象自宇宙的變化與符碼，讓書法與肢體結合，讓肢體融入書寫中，讓心與動作肢體間的結合更臻完美，就是舞蹈，每個都是獨到精湛的舞碼。

「即興」和「接觸即興」也是現代舞不可欠缺的環節。即興(Improvisation)如文所說就是一「即時興起」，沒有經過刻意編排、隨心所欲地跳出動作、憑感覺帶動身體及舞蹈動作。它注重於觀察動作與表演的關係，通過隨意的創作而促進個人在舞蹈方面的自我成長。

一趟「藝術之旅」探討西方藝術裏的東方元素(上)

林倩華

今年年中去了英國一趟，花了十天走遍倫敦大大小小的博物館、美術館和藝廊，如大英博物館、維多利亞亞爾伯特博物館、蘇本坦畫廊、國家藝廊、國家肖像美術館、倫敦設計博物館、泰德英國美術館和泰德現代美術館等。享受一次盼望已久的藝術之旅。在這次最大的收穫就是見證了很多藝術家在他們的創作理論、構圖、造型、技巧、質感上採用了一些我們熟悉的東方元素，例如中國的漢字與書法線性和水墨畫的一些技法，理論和藝術意境，加上日本浮士繪的鮮豔顏色和凹凸版浮雕效果等。

這六張畫作是一個連貫的群體作品，是以美國前衛作曲家約翰凱奇(John Cage)的名字命名「The Cage Paintings (1-6)」裡希特在較為早些時候的刮刀抽象畫，是利用好幾層的繪畫和擦除的效果完成的。他的技巧是把已經曬乾而且有些皺紋的油畫顏料層層刮刀把線條刮出來，再採用不規則的速度和節奏，時快時慢，有時還停頓下來，有休息點的方法來控制刮力和筆觸的操作，這樣才能製作比較有動感和層次感的表面。有一個畫面，他製作出酷像秋天的黃色，輕輕喚起一層薄霧正如在江水上而運行。而在其中的一個畫面，有色的顏料和材料似乎都被堆積得很厚很深，彷彿混凝出一層粗糙土牆的表層。他在創作這些畫作時都會聆聽約翰·裡希特的音樂，因而這一組作品是以作曲家的名字命名，裡希特長久以來特別關注凱奇對環境聲音和靜音的想法，經常引用凱奇的一句話「我正說著我沒有什麼好說的。」

在各種不同的西方藝術派別裏，從19世紀中葉開始的印象派、維也納分離派、野獸派、立體派、表現派、後印象派、幻想派、超現實主義到21世紀的空間藝術，甚至現代雕塑藝術和插圖藝術可以明顯看到一些東方元素，如山水畫裏的禪意留白的想像空間，構圖裏的大開大合，交叉線構成的視覺延緩，不採用定點和正面透視法而取用多重視點，不再重視光線明暗變化和色彩的真實、彩度、對比等問題。西方藝術家對漢字與書法裏的線性、符號性、字圖性和它們表現出的象形意義和代表性，有著深厚的興趣。他們雖然沒辦法識別出字體本身的意義，但從字裏每一條線條和筆劃都能使他們體會到更多中國民族性、精神性和趣味性的含義。從不同的粗細、剛柔、乾濕、濃淡和長短的筆觸裏所含的筋骨血肉所表達的藝術內涵和文化訊息，是一般西方藝術創作者所不能感受到的。中國繪畫常用的各種皴法，如披麻皴、卷雲皴、雨點皴和大小斧劈和牛毛等皴法，這種純東方的美術技法和語彙也會備受注意和運用，而且在印象派的畫裏可見一般。

西方藝術工作者雖然沒有深厚的中國書法或繪畫的技術基礎，但他們擁有的著一定的西方現代藝術概念和基礎，加上他們熟悉的藝術形式和了解的點、線、面和各種媒材的表象運用和視覺上的安排，不只有難倒他們，更是增加了他們的視野和技能。這一般東風西漸的趨勢帶來文化融合，更是日後加速了全球一體化和多元文化背景化的開始和發展。

這次「藝術之旅」，我逗留最久而且我最喜歡的應該是泰德現代美術館。在欣賞之餘我會特別去尋找一些隱藏在這些西方當代作品裏一些中國和東方元素。以下介紹的幾位藝術家，可以說在當代最受注目，而且他們的作品也非常受歡迎和被肯定的。他們無疑地綜合了各種技術，甚至利用藝術、自動噴墨和印表機，在攝影上加工來開拓新的藝術空間和領域，有很多我們值得學習與加强的地方。

在凱奇的音樂規則裡，他認同完全隨機性和不確定的組合和安排，他放棄形式結構，拋棄旋律與聲響，運用「機遇」，如易經上的卜卦，甚至拋幣帶來選擇音樂的結構。他運用任何環境下所產生的聲音包括雜音在他的創作裏。影響裡希特創作最深的就是他運用了禪學裏的「沈默」和東方哲學尤其易經裏的卜卦式組合。在裡希特畫作裏可以看到空間的留白和易經的組合性變化。



2900 x 2900 mm



2015非筆與戲弄水墨的創作體驗

陳媛慧

這是一次很特別的揮毫活動，主旨在感受不同材質所產生的線條趣味以及利用簡易的水墨自動技法，融合拓印，創作有趣、豐富的畫面。

第一階段的非筆創作，老師為大家準備了略富彈性的細樹枝及硬梆梆的竹竿，以畫曲線分別做120x120公分的二種集體創作。當手持長長的、硬硬的、不吸墨的樹枝、竹竿，要在薄薄的、易破的宣紙上畫曲線走走，常須肢、體、竿三者連成一氣，既不能太用力也不能不使力，是一種非有亦非無的領悟。而當線條出現漸漸、漸乾時，又自非的會奉墨汁為主，就其緩行，欲走還停。如此試著、畫著、看著的過程中，腦海突然出現日本良寬禪師的書法印象：那畫面感覺像兒童蹦蹦學步，伸張雙手透著天真與稚趣，但觀其線條，是認真的、是乾淨的、是細緻卻又鋒透紙背的，這樣的一個意象，讓我在當下做了連結。

第二階段的串串心則使用大家熟悉的毛筆畫串連的圓，四組分別以一、二圈、二圈、一、三圈及二、四圈等四種不同的組合做90x120公分的集體創作。剛從無彈性、不吸墨的枝竿，換成飽含墨汁的軟毫，無論是其下筆輕重的拿捏、速度的掌握、肢體的配合，都是截然不同的感受，相同的是訓練大家分開佈局的設計、軸線變化的思維、疏密的關係以及彼此貼合、揖讓的概念。然而，雖說是熟悉的毛筆，其實複雜度及各種變數都較高，能夠補救的空間也較小。

第三階段的拓印開展，是非筆的個人創作。老師讓我們利用保麗龍、塑膠袋、紙張：等，以水、墨、清潔劑：等，或噴、或洗、或拓、或印，做45x45公分的自由發揮。這樣的半自動技法常會出現非預期的效果，讓人一直產生新的想像而逐漸窮源，開展無限的可能性。有的是河漢之星列，有的是雲集、是水散，有的是藤蔓般雖似柔軟卻透著堅韌的生命力，有的是山石的肌理、老樹歲月的容顏，也有以幾何元素做構圖，呈現靜、冷的理性思維；如此，從二度空間、三度到四度空間，大家玩得手忙腳亂、不亦樂乎。當我看到大家琳琅滿目的作品鋪滿整個地面時，真希望自己能夠好整以暇的去仔細欣賞、學習一番，無奈，慢動作的我最後仍錯失此一難得的良機。

如今回顧起來，老師用了圓與弧線讓我們創作，那不就是中國美學的母體，太極的元素？循此思維，那可是得以又深又廣的了。什麼是美？在美學的範疇裡，當然不是指服裝的美、花朵的美：：這類表象的好看，史樂教授給美下的定義是：「美是人類網狀認知的非邏輯感受」，我想，當天現場滿地、滿桌一張張的創作；同學們此起彼落一圈我一畫的熱鬧場景；老師端起相機親自上場，捕捉鏡頭的專注畫面；共同所交織出來的就是一件饒富「美感經驗」的美的作品了。

Avis Newman—艾維斯·紐曼  
“The Wing of the Wind of Madness—瘋狂風的翅膀”，(1982) / 2730 x 3690 mm  
出生：1946年—

「瘋狂風的翅膀」是一張大型的抽象繪畫但是沒有裱裝，直接釘在畫廊牆上。展示時畫布未拉伸。女藝術家紐曼的畫的特點是展示一個極度寬鬆的組合，包括一系列的姿勢的標記，包括厚實、曲折的黑色線條，染色的塗抹痕跡，細約蜘蛛網和分散的點漆，聚集在周圍的矩形空間中央。向右上角可看到一些象徵性的提示，似乎是一隻鳥身體和翅膀的飛行，邁向中間。這幅畫有柔和的色調，大部分由黑色、灰色和棕色的色調組成，雖然中間也有黃色和小簇的淡藍色。畫布上仍然清晰可見塗色區域之間有顏色之外，在許多其他部分幾乎完全空白。這種手法更像中國山水畫裏常用的四個步驟如勾、皴、染、點等。先用墨線勾出輪廓，再用各種皴法畫出明暗，然後用淡墨或鮮明的顏色點出。在左下方看到一些類似雨點般的筆觸和右上方的黑線條更像中國畫裏的佈局，表現一種飄逸的意境和靈氣。

從其動態和手勢符號的外觀看來，好像紐曼可能是很自發地去創作，沒有受到任何的限制和約束。這裏的多焦點的運用，更加明確表現出一個自由自在的狀態。空間的留白在這裡有著加強突顯這個氛圍的作用。加上創作者特意選擇不把這畫裱裝，沒有一個硬硬的框架的限制亦能抒發出一種如小鳥般沒有受限可以任意飛翔的精神和解放，也更像風一樣不停瘋狂的吹著、延伸著！

Shozo Shimamoto—嶋本昭三  
“Holes—孔”(1954) / 1182 x 1536  
出生：1928年1月22—2013年1月25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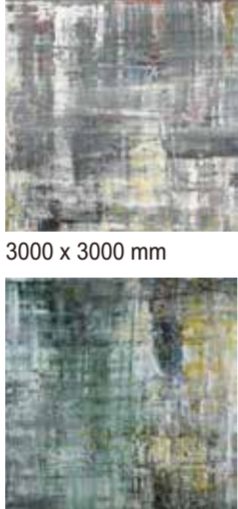
嶋本昭三在國際藝術舞臺上，可稱得上是個有創造性的藝術家。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一直在嘗試與發表新的創作理念，利用新的物理媒介，有時是暴力甚至具有破壞性的宣洩方式進行繪畫和雕塑作品。「孔」是一系列的作品，開始在1949年或1950年。這個作品是嶋本昭三在日本西宮市工作室裡完成。他使用多張的報紙，配上一張棕色紙盒紙在表面，用麵粉和水膠粘貼它，然後被漆成略帶淡藍色和白色之後，嶋本昭三用刀子表面不規則刺穿，露出作品下面的不同圖層和在最底層的黑色木板。從遠距離看過去，整體效果是像月球表面的景象，有撞擊坑和隕石。整張圖看來像中國畫裏的皴法和起伏不定的表面之間所產生的微妙對比來看，這些孔穴更能令人體會到暴力和破壞的不安情緒。從他的作品裏可以感受到他對暴力與日本傳統文化所珍視的美與秩序所產生的對比和感知，更感受到他在作品裏所表達的一種民族精神和感性。(待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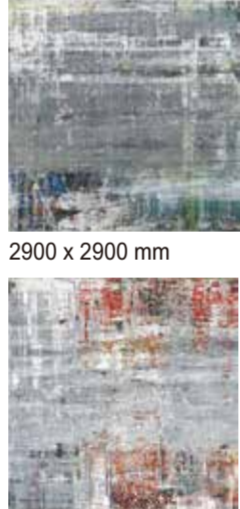
Shozo Shimamoto—嶋本昭三  
“Holes - 孔”(1954)



Avis Newman—艾維斯·紐曼  
“The Wing of the Wind of Madness - 瘋狂風的翅膀”(1982)



3000 x 3000 mm



2900 x 2900 mm



3000 x 3000 mm